

鶴

林

集

七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十五

宋 吳泳 撰

進御故實

建紹乾道陰雨五事

建炎三年六月己酉御筆太史奏天道久陰霖雨不止占曰久陰陰盛下有陰謀霖雨者人怨所致朕恐政失其道可來日召郎官以上赴都堂條具朕之過失民間疾苦政事失錯可以消天變可以收人心可以

召和氣實封奏聞

紹興四年六月乙丑臣寮奏方今國用軍食盡仰浙西今陰雨連綿害于耕稼萬一歉饉何以支吾臣愚欲望聖慈發自誠心專精祈禱仍詔大臣講求所以修人事應天心之術凡刑獄有可理理之工役有可停停之浮費有可省省之人事既修天心自格庶幾變災為福中熟尚可冀也詔從之

八年四月丙辰御史中丞常同奏伏見比者淫雨踰

月天地陰晦此蓋陰盛之象其為災異明矣夫君者
陽也臣者陰也意者兵將驕恣有難制之漸乎刑獄
淹久多冤濫乎百姓困弱怨氣溢乎究此數端雖曰
匪易然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信之畏之慮之圖之而
已臣願陛下每以數者曲留聖意念念不忘則羣策
日聞變將自消矣

乾道元年有司以久雨乞分遣郡縣吏禱於山川神
祇上曰應天當以實此不必也比聞兩浙身丁錢絹

金匱要略卷十五
皆取於五等下戶其議蠲除之小大之獄豈無冤滯
其令御史慮囚朕將避殿減膳以答天譴

三年宰臣葉顥奏淫雨不止咎在臣等昨日有奏乞
罷政上曰不必如此此皆朕有失德卿等當與朕交
修庶政以召和氣凡政事有失中刑獄有未當皆宜
留意上又曰可差官分決滯獄

臣聞先儒有言臣者君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小人者
君子之陰也陽明勝則婦婉而順臣共而義小人遠而

伏故襪祥休徵並應而沓來陰濁行則婦乘夫臣僭君
小人內而君子外故妖孽異眚層見而疊出攷之先漢
災異之來抑何其稠也坤震載搖則嘉鳳之專應之河
井湧決則班趙之罷當之黜向任恭佞調求進而彗流
日蝕之謫見北邊騷匈奴驕肆而大雨水溢之災起
一事失一異應天人相與之際豈不甚可畏哉漢不足
進矣紹興開中天之業乾道有重熙之運君德清明政
事修舉內無女謁之寵朝無專政之臣憚壬無蔽主之

失夷狄無猾夏之患然天多沈陰而雨數降霖霖不止而日少先修之人事者既無一缺之非而驗之天象者猶有譴告之異吁可以見天心之仁愛人君矣然聖祖神宗豈一日忘敬天之怒哉慮政事之錯失也思兵將之驕恣也念百姓之愁怨也軫刑獄之多寃也君臣交修而德日隆天人交感而善日應卒能易水滯而豐登變妖眚而休福者蓋災異之來雖與漢同而人君之德獨與漢異也況今木行失度既有苦雨數來之愆積陰

不歛又有穀爛于場之慮則修明二祖之政在清朝可不亟加之意

建紹諸臣議秋防

建炎二年五月吏部侍郎劉班奏臣竊謂今時已中夏其去秋之時無幾矣臣願陛下申命大臣講求其端博詔羣臣各獻其說深恤軍兵之居處飲食而教之以力戰之法遴選守臣之才能勇略而付以足兵之寄優容狂直以廣言路節抑浮費以裕邦財除苛

徭信詔令以結天下之心急戰功旌死事以激忠義之氣如此則金人雖強尚可捍禦而窮冬無驚擾之慮矣

二年六月御史中丞張守奏臣准省劄奉聖旨防秋在近朝廷雖已措置尚慮未盡令行在侍從職事官條具利害臣愚欲望陛下詔諸路帥守及防秋所遣將帥諭以前日逃遁失守逗留無功之人自今以往復蹈前轍必誅無赦亦復三令而五申之庶使玩法

廢職之人有所警懼防秋利害莫大於此

紹興四年二月殿中侍御史常同奏臣聞國家艱難
以每歲春夏未嘗經意武事八九月之後方始講究
謂之防秋習以為常曾不深慮臣去歲之冬嘗因奏
對數陳親聞玉音欲自歲首即修武備夙夜以冀今
春已中日月易逝得重寸陰敵國可虞而不可信和
議可講而不可恃欲望聖慈明詔大臣無苟目前之
安無作因循之計加意籌畫以壯遠猷

六年五月吏部侍郎劉大中奏臣近蒙宰執召至都
堂傳聖旨令具將來防秋利害臣書生未習軍旅之
事安得具畫上贊廟謨臣願陛下應天變以實結人
心以誠待敵勿事虛聲愛民勿為文具此乃禦敵之
本也

十年五月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葉夢得奏臣竊惟
敵情變詐不測盛夏弓解馬疲之時遽至王畿其志
必欲先入東京休養士馬至秋深長驅南下為衝突

之計欲乞朝廷先定大計更命三將各具所見如何
則守如何則戰守以何道戰以何術孰當鋒居前
孰勒兵殿後如何以為聲援如何以為策應一一條
上取所可行者就付之以責功效

臣聞周以盛夏征獫狁而捷漢以秋冬伐匈奴而敗安
邊保勝之策亦貴乎豫而已矣夫溫燠之氣盛于東南
嚴凝之氣盛于西北凡敵人之所以衽金革被弓馬堅
忍而耐戰者亦其氣候使之然也故四月入澠八月出

澱馬乘牧之候也草青而歸棗紅而來兵出役之期也
彼無歲不飲馬無日不耀師專以蠶食上國為謀而吾
則魏冠博帶優游閒暇玩愒時日以待之則雖耳未聞
鉦鼓之聲目不睹旌旗之色識者已覘其不敵矣杜牧
有言曰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回鶻意
外一舉無遺類矣今固不敢望行杜牧之策但如建紹
間李綱所謂夏已及半去秋不遠非早圖之則敵又奔
突劉班所謂時已中夏去秋無幾惟博謀羣議則尚可

扞敵如臣同如臣守如臣大中如臣夢得先定大計急
修武備等策亟於此時早作措置則尚可以遏羣哨於
未南止敵衆於將逞不然采薇之戍勿剛折柳之樊益
薄止俟其馳突自來而自去則非臣所願聞也

紹興乾淳經理荆襄淮蜀事宜

紹興元年正月乙丑荆南鎮撫使解潛奏荆南係四
川之口最為要害東鄰鄂岳北接襄郢見今侵犯未
已千里之間人跡斷絕本路郡縣十分殘破臣獨立

金史卷十五
一、方事力單弱，無以鼓作士氣，保守方面，伏望差撥一軍精兵前來鎮壓，敵氛保護川口，有旨發王宗尹柴斌兩軍人應副使喚。

七年，知象州劉子羽奏：荆襄昔人用武之地，自喪亂以來，莽為盜區，國家多事，未遑經理，亦幸敵人棄而不顧，殆天以資我也。今千里丘墟，固難盡守，臣謂宜將荆襄合為一路，增重帥權，益兵聚糧，募民耕種，為戰守計。一者貫通秦蜀，無斷絕之虞；二者控扼上流。

如首尾相應三者窺闕中原有卷席之勢是一舉而獲三利也

乾道三年勘會兩淮州軍曾經殘破去處二稅各已分數放免尚慮民力凋瘵未蘇州縣財賦闕乏可更與展免二稅一年其上供諸色窠名錢物等公邊州郡更與全放一年

淳熙五年新知西和州王傑進對論闕外四州與內不同當厚加存恤與之寬租賦釋逋負蠲徭役減征算

使家給人足以備他日出師之用上曰今日正當如此

臣聞勞來還定西周之所以中興生聚教訓於越之所
以復霸自古未嘗無敵國外患也使變故之來挫益激
衄益厲利缺破碎之處隨事補葺而益振則壞者未有
不興僨者未有不起者當烏珠侵邊之際亮主飲江之
時鐵騎如雲征塵覆鳥飄忽震蕩所向披靡而並邊城
戍堡聚莫不罹其虔劉之毒曠土彌望居民稀少此何